



总统真心扶助中下阶层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佐科总统于9月7日专程到东爪哇省柏里达(Blitar)市沙那威丹区(Sanawetan)的朋加诺(Bung Karno)陵墓祭拜追思。适逢该市“商贸及旅游资讯中心”(PIPP)举办民众接种疫苗的活动,顺路前往巡视,车队经过的主要路口,都有民众夹道迎迓、街旁彩旗飘扬。

但在欢呼雀跃的群众中,却有一名瘦小的中年男子,静静地站在路旁,手中举起一块白纸板,用粗黑的笔写下他对总统的一项小小诉求:“佐科维,蛋价太低,请帮养殖户买到合理价格的玉米。”在欢迎的人群中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起眼、不合时宜。

当总统的车队走过后,那名男子的“标语”被治安单位

发现并没收,他本人也被带往当地警察局问话。这则消息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了,诱发了各种猜测,也引动了正反双方的热烈争议。而反对阵营认为有机可乘,马上“见缝插针”,没有经过调查辨证,就谴责警察部门“过度执法”,质疑佐科政府对于“听取民意”的认真态度等等。

泗水《点滴网》(Detik)于16日发布了经过调查核实的第一手情况。定居在伽德马甘区(Kademangan)苏鲁哇当村(Suruhwadang)的苏洛多(Suroto),十余年来在村里经营鸡蛋养殖业,向来工作勤勉,沉默寡言。近来,当作为饲料的玉米价格升至每公斤6500盾,而鸡蛋价仅在每公斤13700盾左右,他与该市的众多同行遭受了巨大的亏损。

根据业者估算,目前鸡蛋的成本为每公斤18000盾左右,目前市场上的蛋价让蛋鸡饲养者(peternak layer)深陷困境。在该市,与苏洛多同样的养殖户至少有4500家。他们只好将地契产业抵押给银行,申请贷款以购买饲料、付还工资费用,但今年疲软的市场让他们苦不堪言。形势逼得他们冒险犯上,直接向到来视察的佐科总统举起标语要求关注。

苏洛多的“标语”已举起,总统的车队也安全过去了。突然,一名PIPP的三轮车协调员(coordinator)的喊话引起了治安单位的注意,一名警员一把扯走苏洛多请愿的纸牌板,揉成一团,他也被警员押着离开人群。一名伴随他的养殖户即离开现场报信去了。

当苏洛多在柏里达举起白纸板“请愿”的信息传到总统府,并了解他的“标语”内容后,出乎各界的意料之外,佐科总统于14日下午马上由总统办事处发出公文,邀请苏洛多及柏里达市养殖业合作社的2名领导到雅加达,当面向总统陈诉其中的困难和曲折。

《罗盘网》(KOMPAS.com)于20日报道,总统下令运送支持蛋鸡业者的平价玉米当天将运抵柏里达。此外,总统特别帮扶“请愿者”苏洛多的玉米也将直接运往他在苏鲁哇当村的住处。但苏洛多表示不知道确实的时间以及数量,只听说运来的有2卡车玉米。

根据媒体透露,因为敢于越过当地的行业及官僚体系,就养殖业者的困境向中央政府发声,而且已被邀到总统府

表达诉求,所以苏洛多在柏里达市已是名声鹊起。由于到了18日,当地的玉米价格仍然偏高,所以不少蛋鸡养殖业者都来找苏洛多探听消息,询问政府承诺的3万吨平价每公斤4500盾的玉米何时运到?希望他在设法探听、催促。

苏洛多只能劝慰大家稍安勿躁,因为平价玉米是佐科总统亲自决定的。他向记者表示:“总统已明确指示商业部长及农牧部长实行。”“当时伯雅新(Yasin Limpo)承诺,‘总统放心,本周内我们就准备好,将爪哇岛外囤积的玉米调配往柏里达、中爪哇省及楠榜省的养殖中心。’”他呼吁大家应该绝对相信总统对人民的承诺,大家再撑一撑吧!《罗盘网》于周一午后报

道,佐科总统援助的20吨玉米已运到柏里达,苏洛多十分感激政府的关怀。他坦承表示对总统的敬佩,能接受下层民众的诉求,并派专员监督玉米运送的实际行动。苏洛多欣然在其仓库与运送玉米的相关人员进行核实、交接仪式后对媒体说:“玉米品质很好,干燥度也达到标准。”养殖业者期盼的平价玉米相信也送到了吧。

不少评论认为,连玉米这样的小事都要惊动总统,那些部门领导、地方政要、民意代表都敢啥去了?苏洛多及其同业者是否已经过行政程序向地方政府提出问题了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总统不是为博出位、抢镜头,佐科维从不曾将民生、民意当小事!

中秋佳节忆中秋

■ 雅加达：孟迪

童年记忆,最是绚丽多彩,儿时的中秋夜亦然。

火红的太阳刚在那头沉落,中秋的月亮就含羞带笑的从这头冒出了脸蛋。屋外,是孩子们的吵闹声,搬抬桌椅的碰撞声、摆放供品的喧嚷声、叫喊声、呼唤声,汇聚成了忙乱热闹的节日气氛。

我们兄弟姐妹也忙着帮忙,把碟子摆到台面上后,妈妈便过来把桌面重新整理。她把腰系红纸的袖子和头顶锯齿冠的风梨挪到正前方,左右依次摆上柑,桔,苹果和蒸熟的芋头。其后是棕褐色的月饼,雕着披红装奔月嫦娥的白月糕和云片糕。笑面佛、公鸡、兔子、短枪等各式造型的公仔饼,还有被关在颜色塑料猪笼里的小猪猪被摆在最后方,另外就是那一大碟叫我们虎视眈眈的大白兔奶糖。然后,妈妈把彩釉瓷壶里泡好的甜茶倒入三只小瓷杯里。再将插着红烛的一对烛台摆在了桌子的最前方,对正天边笑脸盈盈的月亮姐姐。

妈妈点亮蜡烛。伴着静静跳动的烛光,我们一家大小围桌而坐。虽然大人们从未说过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抬头望月,我们都知道月宫里住着嫦娥和玉兔,更都严守不可举手指月的禁忌,免得睡梦中被月亮亮下来割破耳后窝。

这时,月亮已经爬过了树梢,玩闹的孩子们也都先后回到自家屋前,安坐在供桌旁的椅子上,静候月亮姐姐下来享用美食。皎洁的月光涂满了他们纯真的脸。

喧闹声停息了,夜显得静谧,依稀传来隔邻老祖母坐在桌边轻声给小孙儿吟诵月光光,照地塘……。放眼望去,银色月光下的街道旁是一长排在夜风中摇曳着的闪烁烛光。

靠着椅背,我盯紧桌上的奶糖,心里却在盘算着那猪笼子是要红色还是绿色的好看,奶糖肯定是得抓一大把的,公仔短枪到手后将红线抠出,挂在胸前扣子上,必将威风八面。

红烛缓缓的烧,月亮姐姐慢条斯理的品尝。孩子们终于还是坐不住了,开始各显神通。线轮铁罐小车早已经开始四处乱闯了。长竹竿底下的空铁罐,转动着横在上方的空炼奶罐,打了通气孔的罐子里点了根蜡烛。呼喝声中,小车在粗糙的街道上来回狂飙,咿咿啾啾,挺刺耳的,烛光在奔跑中的脚前交替转换,时明时暗。须臾,那大碟月饼被拿来了一群人,手提细竹和线条牵悬着半边椰壳,燃着蜡烛的小灯,另一边是提着旧报纸糊的小灯笼,两队人马撞在一起推搡打闹,都誓言要灭了对方手中的灯!于是欢呼声咒骂声四起,忽地里那边又传来惊叫

声,就见手中提着的纸灯笼已然被推撞燃成了一团火,如此循环交替,呼叫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我们兄妹也把灯笼提了出来,不是奶罐车,不是椰子壳,更不是报纸糊,而是正经八百的宫灯、大灯、五星灯、长耳兔灯、摇头晃脑的龙灯……。小伙伴们张大着嘴围拢上来,连大人们也都忍不住过来品头论足一番。

灯笼是父亲亲自熬夜巧手制作的。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人,再加上父亲特地为他的铁杆兄弟家四个孩子制作的灯笼,统共十二个,每个都造型独特,没有重样的。

时光荏苒,月光底下剥绿柚吃月饼嚼奶糖提灯笼的日子早已走远。我自己的孩子在中华文化被禁制的时代长大,对传统节日的情感也不如我们深厚。自从孩子们到邻国升学定居,妻随着也过去照料后,再加上大多华人的传统节日在印尼都不是假期,无法过去与家人团聚,我也就常常忘了过节,尤其经常记不起其实已经到了该吃月饼的季节;等到醒悟,发现竟然早已错过了十五的月亮,就连十六圆都已经飘走有一段日子了。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最美不过夕阳红

■ 廖省：苏歌

9月18日周日午后三点,趁着疫情趋缓了,到椰风新城送月饼……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妻子制作月饼,除了分发亲友也接了一些订单。陈老师就住在朋友家附近,相隔几条巷子,交代儿子把车子开过去。

按了门铃,屋里的小狗就开始吠叫。等了一下,她女儿把门打开,我赶紧高声喊道:“陈老师,是我。”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大名是在2018年4月19日的《国际日报》副刊上,我的一位前华校老师陈耀顺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东方语言文化中心的老师们》的文章,文中提及2000年由某一企业退休工作以后,为了挽回自己渐渐忘却的中文,他加入了东方语言文化中心补习班。在那里学到很多,词句、词汇、语音、语法和汉语拼音。在陈美致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高级班第九级汉语水平考试。他的考试成绩刚好过关,有资格随同40多名学员参加免费赴中国北

京华文学院师资培训;文中也向东方语言文化中心培训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从那以后,为人师表的陈美致老师就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2020年11月,承蒙印华作协袁竟总主席把我加入寒暄闲聊群聊组,与久仰心仪的写作前辈欢聚一堂,真是三生有幸!还惊喜地发现,陈美致老师也在群里,与陈老师有了交流后,才知道她幼年时曾在城区檳榔社居住过,十分巧合,我妻子也是那区的老居民。虽然素未谋面,但是谈起左邻右舍的先辈们,大都认识。相约待疫情过后,找个机会见一面,杯酒言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5日泉州市侨联发函,聘任陈美致老师为海外社团联络员,寒暄闲聊文友齐声祝贺。陈老师语重心长说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收到这么多的祝贺首先让我先说声衷心的感谢!它也意味着有这么多朋友对我的希望!是任道任重,要做的事这么多,时间这么短,唯有每天量

力而行,争取能够多做一点‘正事’吧!我希望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要靠大家来做,可喜的是印华作协的朋友个个都很棒,都很正能量!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再次向各位致谢!祝各位安好!”

更可喜的是,没等到疫情彻底结束,咱们就见面了,寒暄几句,随即奉上书信,请她笑纳,并祝“中秋节快乐”!我妻子也下车来拜见陈老师,就在她家门前聊一聊故居檳榔社的老故事。临别时,请妻子替我和陈老师拍张照片,记录我的人生轨迹中曾到此一游。

归途中,仔细端详照片中的陈老师,她头发依然茂密,柳叶双眉弯弯,眼神充满智慧,肌肤润泽白皙;慈目含笑,神采奕奕,看不出实际年龄,岁月仿佛只在她身上轻轻掠过。

车子正往西区的寒舍开去,日正西沉,斜阳把半边天染得霞彩万道,美得不可方物。但愿在我们人生的夕阳红岁月里,尽余晖,温暖他人也照亮自己,禁不住轻吟: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神舟十二圆满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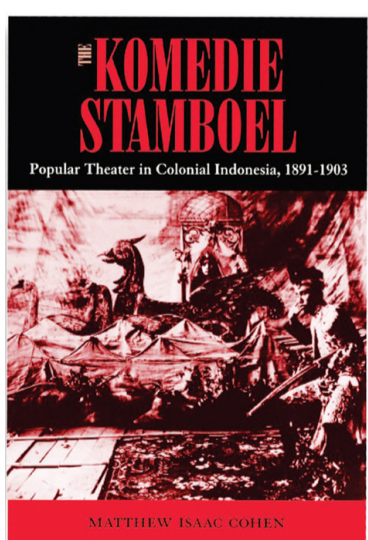
棉兰：田心

神舟十二离空站,调驶航行往陆滩。一季天宫留驻过,首开记录刷新单。出舱二度收操乐,入木三分合力欢。天地高科人搭配,及锋而试返回安。征程数项高科技,航道来回捷路操。戈壁东风新着陆,绕飞径向测悬交。归舱备就三开伞,座椅弹弓上下牢。气压神舟超设计,成功圆满不骄傲。

辛丑中秋

雅加达：玛丽

濡润清辉耀九州,锦书难寄锁离愁。清风拂过雁归去,一缕相思收不收。



介绍印尼(殖民地)的平民剧团斯坦布尔戏剧团的书藉封面

叶源泰与斯坦布尔戏剧团 1891年1月,泗水一家华人公司成立了斯坦布尔戏剧团,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叶源泰。他是斯坦布尔戏剧团的创立者、拥有者和经营者。

剧团名字中的“Komedie”一词与西方戏剧中与悲剧(Tragedi)相对应的喜剧(Komedi)并无关系。科恩(Cohen)认为,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巡回剧团(La Comédie)。1835年,一位名为米纳德(Minard)的演员和剧团经理将该剧团引进荷属东印度,并在荷兰上流社会的剧院里表演欧洲戏剧。后来,这个词逐渐普及,意思等同于精彩的“表演”。这个词还有“马戏”(Komedi Kuda)、“旋转木马”(Komedi Putar)和“喜剧表演”(Pertunjukan Komedi)(戏法和魔术)的意思。而“Stamboel”一词则为在印尼颇受景仰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所以叫做“Stamboel”,是因为叶源泰的商业性专业剧团最初经常表演《一千零一夜》(Seribu Satu Malam)的故事。

华人与戏剧 (3)

雅谷·苏玛佐 (Jakob Sumardjo)

叶源泰(Yap Gwan Thay),也写作Yap Goan Thay,是泗水的企业家,精明能干但不擅管理。他为人低调,但家财万贯,拥有许多店铺、餐馆、药店和饮料品牌等等。在创办斯坦布尔剧团之前,他除了为荷兰剧院布置舞台外,还担任华人剧团、爪哇面具(Topeng Jawa)剧团和魔术表演剧团的经理。

1891年至1903年间,斯坦布尔剧团由于印法混血导演斯坦迪斯特·古斯·康斯坦丁·皮埃尔·马赫由(Auguste “Guus” Constantijn Pierre Mahieu)的加入而名声大噪,取得非凡成就。古斯·马赫由是

一位小提琴兼吉他手。他在泗水的某个地区招募印法混血演员,当时这个地区因治安差而出名。他们的首场表演吸引了很多华人前往观看。

斯坦布尔剧团将当时的流行歌舞乃至魔术与杂技与戏剧结合在一起。最后,还加入了场面壮观的、静止的活人画(Tableau)表演。这种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的爪哇学生当中依然流行。戏剧的核心部分就是从舞台正面欣赏的舞台布景。

这种壮观的场面不仅出现在神奇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如《渔夫和精灵的故事》(Tukang Ikan

dan Jin)、《阿拉丁与神灯》(Aladin dan Lampu Wasiat)和《阿里巴巴》(Ali Baba)和《航海家辛巴达》(Sinbad),还体现在满是洞穴、海洋、云彩以及集时尚与爪哇传统风格于一身的、色彩斑斓的舞台服装的戏剧艺术设计。同时,还有航海和比武论剑的打斗场景。借用当时的说法:“这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舞台盛宴”。

斯坦布尔戏是集19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各种城市文化元素于一身的戏剧艺术,可谓是大杂烩。其中包括19世纪70年代在马来亚和印尼发展起来的帕西哇扬戏(Wayang Parsi)元素。这种哇扬戏多取材于马来族和中东的神话故事,并加入对白、歌曲和舞蹈,后来成为印度宝莱坞电影的原型。帕西哇扬戏使用西方舞台技术和戏剧表演结构。

此外,还包含在殖民地各大城市的上流剧院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戏剧元素,即通过幕布转换来表现不同的章节和场景。还包含当时盛行的中国戏剧元素,如各种打台场景和精美绝伦的戏服,穿插着各种杂技表演。这些元素都成就了斯坦布尔戏“热闹非凡”的大杂烩表演。

后来,一些土著、华人、混血人种和外国人的剧团延续了叶源泰斯坦布尔戏的叶源泰模式。这样一来,斯坦布尔戏为教育程度不高的殖民地人民开创了城市戏剧的新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演员和戏迷之间的“丑闻”。这一传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席卷印尼。(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